

栏目特约 江中集团

辨证论治的临床实践—随师笔记

★ 胡敏（江西省武宁县中医院 武宁 332300）
 ★ 罗会晏（江西省武宁县人民医院 武宁 332300）

关键词：王义广；辨证论治

中图分类号：R 249 文献标识码：A

王义广，武宁县中医院首任院长、江西省名老中医、副主任医师。在医学上，以《黄帝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等为本，又航涉诸多流派，旁及百家之说，博采众贤之长，对经文及后世医家关于医理的精辟论述、药性、汤头谙熟于心，每用药之经典，成为其标识。

1 调阴阳，护阳气，辛温助气化

古今医家，皆言阴阳双方，以平为贵，如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说：“阴平阳秘，精神乃治，阴阳离决，精气乃绝”，治病之时，强调观其盛衰，“调其逆从”（《素问·热论》），“以平为期”（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）。也即是说，阴阳平衡是机体生命活动之保证。但阴阳平衡，并非以天平计量，而是体现在双方之“对立斗争”及“消长转化”之中，是一种衡动观，是“动态平衡”，正如理学家朱熹所言：“静者养动之根，动所以行其静。”阴阳之间，不可亢暴无制，亦不可静而无化。张景岳说：“阴阳五行之道，亢极则乖，强弱相残矣。”而《素问·六微旨大论》则说：“不生不化，静之期也。”均为所忌。阴阳之所以能平衡，在于相互间制约，而其之所以能动、能化，则在于“阴阳相错”，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云：“阴阳相错，而变由生也。”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云：“气始而生化。”足见生理之人，阴阳制约而达平衡，但阳气偏旺，阳进而阴随，即所谓“化气”、“成形”。故而机体生命有源，生化不息。生命活动可以一言而括之，即气化而已，而气化的基础是“阴阳平衡”，阳气旺盛。阳气若日，升则万物彰，失则万物暗。《医方集解》转引吴鹤皋之语，就人身之阳，论述颇为真切：“人非此火（阳），不能有生，此火（阳）一息，犹万物无父，故其肉衰而瘠，血衰而枯，骨衰而齿落，筋衰而肢倦，气衰而言微矣。”可见阳气之于人，是何等重要。

故而，平调阴阳之时，不可忘记固护阳气，无论是气病，还是血病，无论是固表，还是通淋、排石，刻

刻不忘，或温、或通、或升、或补、或运、或相参而用之，以助机体气化之能，以杜“出入废则神机化灭，升降失则气立孤危”之患。王师常日，善用附片、桂枝、鹿角霜、红参、干姜、细辛、台乌、炙甘草、茴香之流，尤其是桂枝、细辛、台乌三味，王师认为其通阳化气之力最胜，每用于运湿、除胀、消瘀、止眩、通淋、散水等，用量或轻或重，或主之以为君，或以之为臣，颇具匠心。

2 降腑气，下结实，通以补腑

六腑之功能，主要表现在饮食物之摄纳、腐熟、泌清别浊，以及糟粕之排泄诸方面。《素问·五脏别论》说：“六腑者，传化物而不藏，故实而不能满也。所以然者，水谷入口，则胃实而肠虚，食下，则肠实而胃虚……”其特点是“传化物而不藏”，其气自当以“胃实而肠虚”、“肠实而胃虚”为用，若有悖逆，则升降乖度，腑气不降，或因宿食停滞，或因阴寒、燥屎内结，或因水热互搏，或因湿热交困、渠道不通，然其机制则一，气机壅滞是也。不通则痛，不降则逆，是以痛、胀、吐、闭诸症纷沓而至，临床多以二便不通见症为主，其来势也急，且病情多重。王师深得经旨，察病之时，尤详询大小便通否，通则腑气降，腑降脏气升，腑气降，糟粕得以下行，脏气升，津液得以输布。此亦为气化也。腑气自通为用，药之使通，实为补，正如张子和所说：“陈莝去而肠胃洁，癥瘕去而营卫昌，不补之中真补者存焉。”王师采用通腑下结法、活血通便法，斡旋气机，以达大气一转，诸恙霍然而解，常以承气辈、枳实导滞丸、通幽汤等，治疗消化系统急症、重症，多获卓效。兹录一案于此，以示端倪。

梅某某，男，25岁，县城人。因腹痛、大便不通1天，伴有呕吐而来就诊。病史摘要：患者下夜班，为填饥肠，强进半碗既硬又生米饭，出门又买1斤米糖，全部食下。回宿舍不久，腹中胀闷不适，及至中午，脘腹胀痛顿起，并渐以加剧。检查所见：T 38.2

豫章岐黄

℃, P 80 次/分, R 20 次/分, BP 120/78 mmHg, 满腹, 压痛、反跳痛存在, 腰大肌试验阳性。血检: WBC $16 \times 10^9/L$ (N 0.8, L 0.2), 小便化验正常。察患者面红气粗, 口喷酸腐热气, 胀满拒按, 且大便一直未通, 舌质红、苔黄腻, 脉滑数有力。此症起饮食生硬, 更有煎熬胶粘之物, 阻滞中焦, 气机痞塞, 脘气不通。拟小承气合保和丸化裁: 生大黄 12 g(后下), 枳实 10 g, 莱菔子 10 g, 连翘 10 g, 厚朴 12 g, 神曲 10 g, 茯苓 10 g, 法半夏 10 g, 甘草 6 g。1 剂之后, 大便得通, 泻下热腐臭物甚多, 随即呕吐而胀痛减, 更进 1 剂, 以涤余邪, 嗜后, 投消食、健脾、和胃之品, 调治 7 天, 痘愈。

3 守病机, 审药味, 痘重剂峻

一方一组, 必有一法; 一法之立, 必有一证, 而一证之成, 又必有一机矣。故临证之时, 必须谨守病机, 权衡病情轻重缓急, 遵循有何证, 即投何方的原则。经方配伍严谨, 药味精确, 疗效确切, 应用之时, 又不拘泥, 知常达变, 详审药味, 随证增损, 每每得心应手, 是所谓“有故无殒, 亦无殒也”(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)。

曾治一位“肝硬化腹水”之病人, 其见症有: 腹大如鼓之状, 皮色苍黄, 颜面青暗, 青筋暴露, 扣之抗手; 腹胸胁俱胀急不堪, 饮食之后或夜间其胀更剧, 纳急, 四肢倦怠, 大便常稀, 小便短少, 舌质暗淡、少苔, 脉弦缓。究其脉证, 属脾虚不运, 湿浊不化, 与气裹结, 肺失通调, 水道不通。治当健脾化湿, 散结疏凿, 宣肺以行水道。拟参苓白术散合五皮饮化裁。笔者持方就正于王师。师曰: 药虽对症, 唯力量不足矣。水之制在脾, 其标在肺, 而其本则在肾也。今阳虚而气化无力, 浊湿不化; 且气病及血, 肝血亦阻, 是以水湿痰瘀交相搏结, 发为鼓胀, 如喻氏《医门法律·胀病论》言鼓胀“不外水裹、气结、血瘀”, 独参苓白术、五皮饮之流能图功乎? 实不若投实脾饮也。细度之, 桂附温补肾阳, 通阳化气, 运湿散邪, 麻黄宣肺, 生姜暖中, 俱能外开腠理, 内行水道; 细辛入肾, 辛温走窜, 驱寒逐湿, 化气通阳; 更添腹皮、车前草以疏沟开渠; 柴胡、苍术、青皮、土鳖虫、血竭等味调气理中, 破瘀行血, 更合本证, 是以通阳化气从本治、外散内疏以杀水势也。即遵师意, 改方如下: 熟附片 10 g, 桂枝 10 g, 麻黄 12 g, 生姜 10 g, 苍术 10 g, 青皮 10 g, 柴胡 10 g, 土鳖虫 2 g, 车前草 10 g, 细辛 3 g, 炙甘草 10 g, 血竭 6 g。1 剂后, 痘人诉皮肤瘙痒, 遍身烘热, 夜间汗出涔涔; 2 剂后, 小便增多, 腹胀已减; 10 剂服完, 腹水果然大消, B 超显示肝腹水由

0.8 cm 减少至 0.2 cm, 及“未见明显腹水液平面”。遵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“大积大聚, 其可犯也, 衰其大半而止”之告诫, 即更方治疗。

传统治水之途有四: 开鬼门, 洁净府, 去苑陈莝等。腹胀之成, 虽非独由乎水, 然水势急者, 尤当先杀之。今一方囊括数途, 药峻又杀水势, 取效势在必然矣。

4 察体质, 参脉证, 同中求异

天有寒暑, 地有干湿, 人有肥瘦, 体有厚薄; 且病有轻重缓急, 虚实阴阳, 更有在脏、在腑、在气、在血者, 实不可不细辨矣。临证之时, 关键在辨证审因, 守机论治, 万不可以西毛病名而套证, 固守一方; 切须慎察个体, 详参脉证, 同中求异。某日, 有两位“风心病”患者同来就诊, 且年龄仅相差 1 岁, 但立法处方, 迥然有别, 是《素问·异法方宜论》所谓“得病之情, 知治之大体也。”

陈某某, 男, 15 岁; 王某某, 男, 14 岁, 均因病休学在家。前者症见: 胸闷痛, 咳嗽气逼, 不能平卧, 夜间尤剧, 动则喘息心慌, 吐白痰、量多, 唇紫, 脸色暗淡无华, 两下肢疼痛, 脚踝微肿, 肢凉不温, 舌淡胖边有齿印、苔白腻, 脉沉细、两尺尤弱; 后者则有头昏, 心悸, 稍动则气不续接, 心下空虚不适, 间有疼痛, 心烦不寐, 胸微闷, 稍咳, 少痰, 舌质淡红, 苔薄, 脉虚数、偶见结代脉。阳气不充, 肺降不顺是其同也, 但前者病及心、脾、肺、肾, 水湿不化, 阴侵阳位, 痰浊蔽阻, 治当温阳化水, 祛痰开蔽, 选用真武汤出入, 处药: 熟附片 12 g, 云苓 15 g, 白朮 13 g, 生姜 7 g, 桂枝 6 g, 瓜蒌皮 12 g, 薏苡仁 10 g, 猪苓 10 g。3 剂。后者是心阴、阳两虚, 阳虚无力运血充脉, 阴虚则心不养、神不藏, 治当阴阳双补, 益气养血, 佐以宽胸理气, 选用炙甘草汤加味, 处药: 炙甘草 12 g, 桂枝 7 g, 红参 10 g(另炖), 生姜 7 g, 麦冬 10 g, 生地 10 g, 胡麻仁 10 g, 阿胶 12 g, 瓜蒌皮 10 g, 大枣 4 枚。5 剂。两相比较, 其貌自明, 若不详审细辨, 必执错于反掌之时。

5 结语

王师业医近六十载, 临证之时, 多有见解。以上所述诸端, 乃系笔者随师期间所拾爪鳞片甲。倘若不失“窥虎于一斑”, 或稍有裨益于医界同道, 则甚幸矣。另外, 王师对于慢性虚衰性疾病, 气血阴阳俱不足者, 每从调理后天脾胃着手, 多选小建中汤、黄芪建中汤、十全大补汤等诸方, 调阴阳, 和营血, 以助生化之源; 而春日风木主之, 阴尽阳发之时, 则仿六味地黄丸, 以滋水生木, 化生阳气, 均颇有见地。

(收稿日期: 2006-07-29)